

【读书笔记】

“老农民”的童年之歌

□钟倩

秋天，融入野地，也回到童年。案头放着张中海先生的诗集《农事诗》，就像乡下外祖父搁在西屋里的沾泥带草的镰刀，在生产队里跟了他一辈子，刀刃闪着寒光，木把起了包浆，却依然挺直腰杆，迎风伫立。

《农事诗》共分六辑：“屋檐水”“露水闪”“墒情”“牛有几个胃”“桃叶膏”“一颗苦瓜”，每个小标题即精神的刻度，指向诗人重回童年的路标——先是农民，后是诗人，再是灵魂的歌者。土地喂养了他，如今他到了回报的时候，于是，便有了这本诗集。张中海的诗自带时代的烙印，红薯窖、麦秸屋、青石井、打谷场、挣工分等，或短或长、或低吟或高昂的诗句，构成了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精神版图。

张中海说：“作为见证者和身经者，它只是我或更上一代先人农桑之事的档案化记录。”《农事诗》是“为农耕史考古者提供一个遗迹，为农耕文化研究者提供一份标本”，何尝不是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一份临朐老农民的“说吧，记忆”？所谓“老农民”，其实是指不老的灵魂，永葆天真烂漫之心的耕耘者。

如果童年有颜色，那一定是土地的浑黄；如果童年有味道，那一定是牛羊的腥膻与草尖的清鲜。张中海的童年是这样的——村西的弥河是童年的天堂；在后园里藏猫猫，躲进奶奶的寿材里睡着了；从烟筒里钻出来的麻雀，黑头灰脑，简直像一群顽劣童；嚼茅根、折甜桔，把母亲裹着糖衣的药片舔了又舔，最丰富的零嘴儿当数“熏黑的灶屋/鏊子窝，铜脸盆扣着的/烤红薯、咸菜疙瘩，或难得一见的小咸鱼”……还有母亲的缝针笸箩、父亲的独轮推车、妹妹的麦草戒指……无论犁耧多沉重，他的童年也有“小确幸”：“南瓜花里捏住的/那只蜜蜂，是否还嗡嗡/唱着小曲？”这分明是他心里旁逸斜出的一抹春天。

一句“为什么以至到老年的我，还热衷/不着边际的虚无”，还不是家乡李子燃烧和蔓延的云霞，赐予他的审美精神？当他有一天头也不回地逃离，“大海的辽远与红薯窖的幽暗”构成一种隐喻，远与近、爱与恨、残缺与希望，意味着早晚回来的生死盟约。

好诗如橄榄，耐嚼，让人回味；好诗似琵琶，轻盈，弹拨心弦。这本《农事诗》如刚打下来的一捆新麦，扎嘴不扎心，在嘴里嚼，漾起丝丝微甜。《农时书》《县志摘记》《祭父稿》带有叙事色彩，当做散文诗来读也无妨，关键在于语

言的提纯，与场院里被风干的麦子一样，简洁凝练，直抒胸臆。

语言的强度就是思想的浓度。譬如：写高粱，“这粮食家族中的长子/知道一落地就往哪里发力，根须/如大爹暴突的青筋/又像鹰爪，一点也不含蓄/紧紧攥住，然后向上。”写玉米，“玉米，玉米，这唯一被称作王的米/让曾经腥气加唉哼的农家/有了一瞬间质朴、温润的/光华。”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农耕术语：“淹镰”“墒情”“套种”“锯露匠”“编大囤”“淘泉眼”“烧火罐”，是名词也是动词，是农人的口头禅、阴历节气表，不经意间构成半部乡村志。在后记里，作者胸腔里酝酿已久的呼告终于喷薄而出：“多少桃叶的苦熬，才有黏、稠、苦、筷子也挑不动的一滴？”那挑不动的一滴，是作者心灵之海的万顷咸泪，溢出纸页的韧性与感动。

诗人华莱士·史蒂文斯说过：“好诗人身有一种农民气。”捉兔子、摘果子、淘泉井，大抵是这样的可爱。张中海诗集中贯穿着一条“物什索隐”，庄稼、牲畜，“窝猪”、倔驴、牛、羊、骡、土拨鼠、蛤蟆、蚯蚓等，他写麦子、高粱、红薯，是在写土地；他写牛、羊、驴、骡子，则是写人性。“和鬼推磨，驴就附了鬼魂/给人家拉犁，驴就有了灵性/牲畜虽笨，耳朵却总竖着。”竖着的耳朵好比心灵的雷达，侦探人世间的美善。

诗歌，是最掺不得假的一副面孔。散文、小说，可以是外衣，诗歌必须是刻在灵魂上的面孔，你的生活怎样，你的诗句就怎样。我很赞同罗伯特·勃莱的观点：“恪守诗人的训诫，包括研究艺术、经历坎坷及保持蛙皮的湿润。”实际上，《农事诗》早已经历过《黄河传》的洗礼，它呈现的不是个体的困境，不是过往的历史，不是简单的抒情，而是它们的总和、一切的悲伤与大地的疼痛——在晚年进入清晨的清澈，锈了的镰刀重回麦秸堆里，借着柴烟的味道，娘一声声唤自己的小名，“娘说，烟是暖缘”，仅这一句，就足够了。他在纸上溯源回到故乡，以此辨认自己和亲人的真实模样。

宝刀未老，曲终人不散。挪威诗人豪格晚年时自称，大镰刀和他融为一体，在草丛中悄然歌唱，一个人的念头可以飞扬。无独有偶，那一把挂在外祖父西屋里的镰刀早已不知去向，而张中海独独喜欢的镰刀却是铿锵有声，“剜野菜、掏螃蟹眼子、剥蛤蟆皮、马尾做琴弦、蛤蟆皮糊琴筒”的那把镰刀，珍藏在他记忆的匣子里，与《农事诗》一样永不生锈，霍霍生风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【人生随想】

我在老家还有两亩地

□李晓

秋日一大早，接到堂弟打来的电话：“哥，我爸又不声不响回老家去了。”堂弟的语气很焦虑，毕竟，他爸已82岁了，骨质疏松很严重，走路腿脚发软。

堂弟的爸，就是我的三叔。4年前，堂弟几乎是下跪求三叔和三婶一起进城居住。这一次，三叔心软了，收拾家当装到一辆敞篷货车里进了城。一条老土狗追着货车猛跑，三叔下车，抱住土狗的头，说：“我还要经常回来的，我还有两亩地。”

三叔在老家的户口本上，还有三个人：三叔、三婶、堂弟。三个人的田地两亩有余，大丘、沙滂、小湾、千口山，这是两亩田地所在的地名。哪块地产玉米、高粱、红薯、土豆多少斤，哪块田产稻子、小麦多少斤，三叔和村里精明的宋会计一样，心里清清楚楚。村里的宋会计，今年86岁了，能双手同时打算盘。宋会计家堂屋的老墙上，挂着一把掉了几颗子的老算盘，这毫不影响他飞快地拨拉算盘，计算村里田地的收成。

三叔对我说，他在村子里最好的朋友就是宋会计。所以，在来城里前，他把两亩地托付给宋会计的儿子看管，耕种。三叔郑重相托：“宋会计，你是我这辈子交了从不后悔的朋友，我家这两亩地，绝对不能荒着啊，要种上庄稼。”宋会计双手作揖：“放心，放心，地里不种粮食，是要遭雷击的。”

三叔来城里以后，常常不辞而别，他是从城里坐公交车回老家去看他那两亩地了。宋会计的儿子讲信用，也是一个传统的种粮人，他对三叔说：“李叔，你家这地确实能多产粮，是块好土。”三叔欣慰地笑了。三叔的面相，经过老家山水土地的多年浸润，挺直的鼻梁上凸显的眉峰如拱起的山丘，面部核桃般的皱纹恰似层层叠叠的梯田。

三叔在城里能够谈心的人，也就只有我了。堂弟经营一家公司，脑子里整日盘旋的就是怎样赚更多的钱，没闲心跟三叔唠叨那两亩地交由他人耕种的收成。

三叔跟我叹气说：“唉，侄儿啊，我觉得有块地，心里才踏实。”我点头附和：“那是，我们都得靠土里的收成养活。”三叔双眼闪光，他觉得找到了能够说心里话的知音。他又说：“侄儿，等你退休了，我回家继续种地，三叔供着你家吃的粮食。”

在城里，三叔爱看手机、电视里的天气预报，这些都与他心上牵挂着的两亩地有关，一年的寒来暑往，一年的风调雨顺，都与庄稼的长势、收成息息相关。墙上的二十四节气，都被他久久地凝视：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白露、秋分、寒露、霜降……在乡下时，三叔几乎不看日历，只看山坡与田野里的植物与庄稼，就能准确地感知季节的更替，嗅到季节里的气息。小满，麦类等作物的籽粒开始饱满；芒种，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了；草叶上有霜了，那是到霜降了。

秋天，三叔用老家带回来的新米熬粥，上面浮着一层晶亮的米油，一股新鲜的米香顿时浸透肺腑。有一天我陪三叔回老家，看见宋会计儿子种上的绿油油的庄稼在风中起伏，三叔顿时眉开眼笑。三叔这样的农人，一生把土地当命根子，一生把土地当看家宝。

老家的村子里，还有几个腿上沾满泥浆的庄稼人，陪着三叔一起坐在村子里的屋檐下、山坡边，听那春夜里沙沙沙的喜雨，听那蛙声一片，听那踮起脚尖的风从庄稼地里吹过，从稻花田里吹过。

“侄儿，我根本不急，我在老家还有两亩地。”那天，我和三叔在城里的阳台上闲聊家常，他这样对我说。叔侄俩披着满身月光，我们血脉相连，爱土地的心相通。

我问三叔，你知道有个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——中国农民丰收节吗？就设在每年秋分这天。这个节日的含义正契合了三叔这位老人的内心。我在老家还有两亩地！这地啊，种着一个老人心里的朴素信念，每一粒收成都沉淀着土地与生命的沉沉重量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【读史札记】

从“为政以德”看孔子的治世智慧

□丁雪雁

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（拱）之。”《论语·为政》中，孔子谈到治国之道时，曾用北极星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天空中的北极星安居其所，众星辰井然有序地环绕拱卫着它，这体现了孔子“为政以德”的思想。孔子认为“政”的关键在于“德”，在于有德之人的言传身教、率先垂范，用道德的力量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和谐。

孔子“为政以德”的主张，继承并发展了西周初年周公的“明德慎罚”思想。西周时期遵行敬德保民、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，道德品行成为选拔官员的首要标准。周文王告诫武王，要像大舜那样敬德守中、不违百姓。德不仅是立身之本，亦是立国之基。孔子认为，只有施行“德政”，使百姓受到“德”的化育，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孔子还是“为政以德”思想的践行者，公元前501年，孔子初仕中都宰，仅用一年就产生“路无拾遗，器不雕伪”的大治景象。此后，经孟子、荀子的继承与发展，“为政以德”的德治思想推动了古代政治文明进步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在传统文化中，“德”与“道”紧密相连。老子提出：“道生之，德畜之，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。”孔子说：“德者，所以尊道也。”在孔子看来，遵从道义者，即为明德之人。遵大道，就是明大德，《礼记·礼运》中的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体现了大德的境界。孔子主张“天下一家”，孟子提倡“达则兼济天下”，都彰显了家国情怀。

在古人看来，公德就像一杆公平秤。唐代贤相姚崇就曾以执秤比喻为政，他在《执秤诫》中写道：“秤者，衡，衡天下之平也，君子执之以平其心。夫衡，在天以齐七政，在人以均万物。称物平施，为政以公，毫厘不差，轻重必得，是执衡持平之义也。”

严私德是政德修养的重要基石，要求做到慎独、慎骄、慎微。慎独，东汉名臣杨震有“四知却金”的典故，告诫官员应坚守内心约束，谨言慎行；慎骄，《尚书·大禹谟》有言：“益赞于禹曰：惟德动天，无远弗届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时乃天道。”告诫人们骄傲自满必受其害，谦虚礼让必受其益，唯有心怀大德方能长久；慎微，以审慎态度对待看似微小的事物，宋代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中说“尽小者大，慎微者著”，修身律己切不能忽视小节，在诸多小事上努力，才能成就大事，在小节上保持谨慎，方可彰显德行。

在中华古文字中，“贪”字形象地表示“舍贝在口”之意，因贝壳曾是远古货币，故“贪”象征对金钱、物欲的无尽索取。古代神话里的饕餮，因贪婪成性，最终只剩个可怕的脑袋，警示贪婪之害。薛瑄《读书录》言：“不能克己者，志不胜气也。”王阳明也说：“若不用克己工夫，天理私欲终不自见。”这都表明克制私欲、树立克己之志的重要性。徐勉在《诫子崧书》中说“遗子黄金满籯，不如教子一经”，正像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”的道理一样，给子孙留下黄金万两，不如教给子孙为人处世的道理。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》中则警示那些热衷名利的人：“既以利得，必以利殆……纵得免死，莫不破家。”

(作者为邹城市干部政德教育中心助理讲师)